

由南方歌舞团出品的原创当代舞剧《万家灯火》日前举行了创排启动仪式。该剧是一部关注我国电力行业建设,电力人与百姓生活,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现实题材作品,已入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创作项目。该剧将于11月28日-12月1日参加广东省文艺院团演出季演出。

舞剧《万家灯火》属于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行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它的创作难点在哪里?我国行业、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现状如何?什么样的主旋律文艺作品才能吸引观众?近日,舞剧《万家灯火》编剧、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陈建忠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乔厂长上任记》问世 期待具有广东气质的

A 从1888年开启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始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创作这样一部行业、工业题材的文艺作品?

陈建忠:舞剧《万家灯火》的总编导汪浏去参观南方电网的电力展馆时,看到一张照片:李鸿章于1888年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衙门开启广州第一盏电灯,并以100盏电灯开启广州使用电力的历史。后来,应南方歌舞团之约,我和他再次到展馆参观,很受触动:“光”在人类历史上何等重要,从刀耕火种到蜡烛照明,再到电灯,人类探寻光明的足迹从未止息。今天,电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能源、

帮手,甚至是朋友,人们对电的依赖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这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电力人的努力,为人们奠定一个万家灯火的璀璨世界。这是舞剧《万家灯火》创作灵感的来源。

羊城晚报:该剧本创作有很多难忘的经历?

陈建忠:这个题材从属性上说属于工业题材,也是我第一次涉足舞剧剧本创作。对我而言,说实话,真的很难。组建创作团队后,我们先到韶关、清远、珠海等地,跟着线路抢修队到山上,下沟,实地感受野外作业,包括参观目前

国际上技术领先的变电系统和海底电缆。在这过程中,我们采访了一线众多的电力工人、工程师。从他们的口中,2008年的冰灾抢修,一点点从电缆上敲掉冰块,以及电力人与偏远地区居民的温情故事,都令我们感动和震撼。其中,一名20多岁的青年工人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站在空中看世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野外巡线艰苦,但我想,那个“看世界不一样”的方式,是他选择的,也是他喜欢的。

这个剧本前后修改了四五稿,后续在排练时,我们还要继续修改和打磨。

B 为什么“乔厂长上任记”难得一见?

羊城晚报:目前行业、工业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现状是怎样的?

陈建忠:就舞台艺术作品来说,目前关于工业和行业题材的作品一直比较稀缺。作品数量少,质量普遍不高。有的作品只是把行业形态搬到舞台上,没有经过艺术的提炼,也没有艺术化形象。在一些作品里,行业仅仅是人物生活、情感的背景,行业的属性、特点、发展脉络,与时代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并不清晰。像作家蒋子龙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肖复兴小说《生铁开花》、电视剧《钢铁年代》这样优秀的行业题材作品在近年来难得一见。要鼓励、倡导工业题材、行业题材的作品。

羊城晚报:广东在这一块有没有发力空间?

陈建忠:在我看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产业的密集化和精细化程度在全国是领先的,各行各业形成了一幅丰富、具有时代感的壮景,这为文艺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与写作空

间。伟大的时代,也呼吁文艺家们积极投身生活,关注当下,关注工业、行业题材,写出彪炳当代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精彩故事。

近两年,广东省相继出现了几部质量优秀的行业题材、工业题材作品。像话剧《深海》,描写的是观众并不熟悉的领域——核工业题材;而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话剧《大道》,则是一部关注中国当代通信发展的现实题材作品。未来,可能还会有类似的具有广东气质的作品不断涌现。

羊城晚报:行业、工业题材文艺作品少,与其创作难度有关?

陈建忠:工业题材、行业题材的确非常难做。客观上说,近些年来,工业和行业题材所取得的发展与成就,远不如其他题材所取得的成就大。工业和行业题材的戏难写,是因为工业和行业题材存在着天然的技术壁垒,普通观众并不容易进入和了解。一般观众的着眼点是在情感互通上,而不是在

C 离生活越近,“回报率”越高

羊城晚报:如何让观众对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更感兴趣?

陈建忠:我们在创作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主旋律作品如何更加人性化,更加情感化,更加质朴化,而不是人物高大全、概念化。从传播学来说,无法抵达受众心里的作品都是无效传播。因此,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是俯下身与百姓的情感同频共振,与观众的美学追求声气相投,才能够实现传播的最大化。

但实际上,有些主旋律作品,在表达主题、传递精神时,都过于直接、浅白,甚至粗暴,起不到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我觉得,目前对“主旋律”这个词存在一些误解。主旋律,是一个音乐范畴的词汇,是指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中的主要旋律,后来借用到创作中。实际上,人民群众所需要

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方向就是主旋律;在具体表达中,只要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作品,都是主旋律。可往往在实践层面,有些作品把主旋律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化,把主旋律作品写作等同于政治口号的硬性输出、英雄劳模的行为堆砌。这样的认识,不可能产生打动人心的作品,也不可能让作品具有恒久深远的艺术魅力,更不可能在观众中叫得响,在文艺史上留得住,在社会传播中传得开。

羊城晚报:如何写出更能吸引人的作品?

陈建忠: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创作中存在“关起门来侃大山”的现象,尤其是影视界,很多剧本是靠“侃”炮制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悬浮、虚假、套路,因为这是创作者靠经验编的,而不是去现场获

取第一手鲜活、最有质感的生活。不去体验真实的生活,不去领会行业的千差万别,生活的肌理质感,仅从创作者个人经验或他人经验中获取二手素材,这样写出的东西只能是老套的,陈旧的,自然吸引不了人。

就我个人而言,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时,是一定要到现场去体验和采访的。一次不够,就要去第二次、第三次;10天不够,就要去20天、一个月。只有一手的素材足够了,我才敢开始动手创作。我始终相信:创作者与生活有多近,生活给你的回报率就有多高。生活是创作的源头和活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一位花地编辑与作家们的不了情缘

“飞鸿”一词,顾名思义,是指书信来往之意;从1979年12月至1999年12月,我在《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做了整整20年编辑,由于工作关系,二十年间同全国各地许多作家和青年业余作者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联系,往来书信数百封,现在退休居家,重新检视,仍觉非常亲切。光阴易逝,但友情宛在,历久弥新。

这些来信,特别是几位文学大家的亲笔手迹,更具有珍贵的文学与史料价值。读着这些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来信,我的内心感到温暖如春,深感友情的真挚、可贵。我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赖,我要深深感谢他们对《羊城晚报》的大力支持、帮助。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有一些朋友相继离开人世,我深切怀念我所尊敬的作家朋友们,用什么来纪念他们?思之再三,唯有把他们寄给我的书信精选出版,并附上我的回信,加上我对他们的“评说”,一起告诉大家。这是我编辑这本书信集初衷。

作家是通过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反映生活,反映社会风貌的;而作家书信则是传达作家心声,表现作家主张、愿望以及喜怒哀乐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大凡要研究评论一个作家,最好是从他(她)的书信入手。正因为作家书信有此特殊的功能,一般读者都喜欢看看作家本人的信件,从中可以了解作家的态度、品德和意愿,甚至还可窥见作家心中最隐秘的东西。既然书信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因此,保存作家的书信就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羊城晚报》是驰名全国的大型晚报,它从1957年10月1日创刊之日起,便以“敢讲话,讲真话,敢批评”为显著特色,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而它的副刊《花地》《晚会》是两个著名文学园地和知识园地,许多知名作家及文艺爱好者都热心在这园地上耕耘。尤其是《花地》副刊,每天都有大量篇幅刊登各种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许多作家都能够在《花地》上发表作品为荣。著名作家陈国凯曾十分动情地说:“我从《花地》来!”《花地》《晚会》在当时的文坛上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时光流逝,但是《羊城晚报》及其副刊《花地》《晚会》已载入辉煌的新闻及文学史册,至今仍被热爱、珍惜、传颂。

出版书单

- 1.《以色列简史:1897—2011》(马丁·吉尔伯特)

全书包含191幅罕见历史图片、14张以色列历史变迁地图,43份珍贵手稿、档案,讲述了24个关键性历史瞬间,涉及复国运动、中东战争、阿以冲突、奥斯陆会议、拉宾遇刺等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以简明精练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资料,串联起一段跨越120余年的辉煌历史。
- 2.《广府百问》(张金超、李兰萍、杨芹、刘世红等)

广府文库丛书的一种,立足广府,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兼顾粤西、粤北部分地区及香港、澳门和海外广府人地域,选取118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跟随张九龄、袁崇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走入崖山之战、辛亥革命、黄埔军校等现场,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感受广府文化的悠久历史。
- 3.《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安东尼·加卢佐)

一本书囊括200年消费社会的演进与变革。我们如何从生产者“进化”为买买买机器?如何通过社会演变的历史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在这本书里,读懂消费社会,看清消费陷阱!
- 4.《汉字结构认知大字典》(臧克和)

一部反映当代汉字学研究成果、兼顾实用的大型汉字文化工具书。其编纂,旨在对通用规范汉字形、义、用的历史演变进行描写和分析,揭示汉字的结构规律和文化内涵,建立起系统、科学地学习认知汉字的渠道。
- 5.《吃了对吗》(林卫辉)

本书分四部分阐述了作者对调料、食材、美食等的独到见解,不仅从生物学、营养学、食品学的角度分析了食材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风味,以及食品为什么会对人的健康有利或有害等科学性问题,还讲述了古人对于美食的不同见解及与美食之间的趣事,文字既富趣味性又不至于谈谐幽默,是一本融科学性、文学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美食著作。

文学是心灵的媒介,语言(文字)则又是文学的媒介,离开这两个媒介——文学、语言,人的心灵,便无安顿处

文字悠游中的异彩光亮

序跋

字,成为我跌宕生命中第一道自拯的光亮,也成为帮助我半世人渡过各种挫折、危机、难关的永恒的光亮。进而,文学,把我锻造成了一个追光人。所以,当这本自己近年散文随笔文字自选集行将付梓之时,我仰望望着这道仓颉造字时令得“天雨粟,鬼夜哭”的文字之光,是深怀一种敬畏与感激之情的。

一晃眼,在文学—文字从业(网语:“码字”)这条路上,已走过半世纪的长途了。在我看来,对文字(语言)的敏感,是文学的天职。文学,是语言(文字)对世态的救赎;而语言创造,则是文学对于语言(文字)的救赎。同样,文学是心灵的媒介,语言(文字)则又是文学的媒介,离开这两个媒介——文学、语言,人的心灵,便无安顿处。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语言—文学—世态—心灵互相救赎的过程。因之,文字于文学,向外看——外化而成的,是“意境”;文

学于文字,向内看——内涵的尺度,就是“境界”。

为文之路,我确是把语言—文字,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如先贤王国维论诗词高境时所期待的,把“意境”与“境界”,放在文学书写的第一位。这本小小集子,其实是我对文学的感恩,对文字(语言)的膜拜,对文学意境和文字境界的追寻,也是对一己心灵安顿的漫漫来路的一点回顾与瞻望。

我承认,无论个性与文笔,自己都不属于很冷很“酷”的那种类型。曾经有文友诚恳地指出我的下笔不够“毒”,也曾经有同行书友因约稿又退稿事嫌弃过我的为文太“暖”。——我想都是的,都属实,也都认账。笔耕几十年,先后后,磕磕绊绊,写过长短小说、散文随笔、诗词论文、歌词剧本,等等,我发觉自己诸般为文的立意先先行处,总是“冷”不起来,“毒”不起来,也“陌生化”——“距离感”不起来。对于文字表述的多向维

度,这未尝不是一个弱点,一个缺陷,甚至成了某种窠臼。自己也确曾真诚地勉力过“笔路纠缠”,试图在为文风格上“脱胎换骨”,但,都失败了。就以本书的篇什而论,当我从以往林林总总的文字丛林中像伐木选材一样,把它们一根根选出放入篮中时,我发现,我反复择取的,始终还是那种“有亮度”“有温度”的文字——似乎有点单一,也有点无奈,我甚至发觉:几乎舍此无他了。所以我只好干脆坦诚面对:“光亮”与“温暖”,或许正是此书的母题,也是我人生的母题吧。

大学时代曾啃读过《文心雕龙》,近时忽然因某文事触发而翻出来重读。《文心雕龙·宗经》提出的文章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附会》篇又云:文章应“以事义为骨髓”,“以辞彩为肌肤”,“以宫商为声气”。——掩

卷低回,我忽然因之释然了。为文之高旨,莫过此六义也,可都不与人性与文字的“温热”与“光亮”相关么!

我现在属于“一天不写,心痒脚”的类型——说白了,就是写作成了一“痒”,一种“病”,一个习惯。无论清风明月或者雨雪霏霏,在我的耶鲁“澄斋”或者家居“霖雪庐”,只要照屏面壁,进入一杯茶,一本书,一支“笔”(键盘)的世界,我就会逸思鹰扬,心智畅快,灵感通透,身骨滋润。想起孔老夫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子《人间世》曰:“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一儒一道,无论“游于艺”或“游于心”,关键还在这个“游”字。我享受受这种以文字悠游于生命长河与寥旷天地间——与古哲今贤把酒,与过往时光照面,同山海烟霞鸟浪花会心,跟此岸彼岸东土西域世界对话……悠游,这是“散淡秋光”中的另一种异彩光亮。



苏平自选集《听大雪落满耶鲁》近日将在国内出版。前此别的公众号刊发过的哈佛傅高义教授生前写的《我们的“中国儿子”》一文,是尊师为此书写的序文;此文,则为文集的后记。

此书翻到最后一页,当我试图想为它的结篇稍稍留痕时,不期然涌到笔底下、荧屏上的,竟是这两个字眼:光亮。

曾经走过早熟而孤独的童年,曾经坠入过弥天黑暗、血火险难与漫漫长夜,也曾经被陌路感、零余感与荒芜感,填满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转折沟壑,每一颗拦路石子的缝隙。首先是因为:文字—文学,母语—汉